

## 目录

前言 .....	3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序） .....	4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一） .....	5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 .....	6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三） .....	7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四） .....	8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五） .....	9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六） .....	10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七） .....	11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八） .....	12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九） .....	13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 .....	14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一） .....	15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二） .....	16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三） .....	17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四） .....	18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五） .....	19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六） .....	20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七） .....	21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八） .....	22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九） .....	23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 .....	24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一） .....	25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二） .....	26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三） .....	27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四） .....	28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五） .....	29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六） .....	30
附录 .....	31

## 前言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是缠师写于 2006-02-01 至 2006-08-20 的一系列文章，也是我们缠学同门按照缠论世界观的逻辑顺序重新搜集，整理，发布非时间线的缠师文集之一。缠论研习院以“正名，弘扬，传承”为宗旨，通过免费的形式传播缠论思想，尤其是“缠中说禅教你炒股票 108 课”的基础知识（详情请见文章尾部），整理发布更容易理解缠论思想的阅读顺序书单，挖掘缠师文集中重要的公理，原理，定律，定理，定义，完成缠师遗留下来的近百处“以后再说”的补充理解和释义。并在缠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展全新的缠应用拓展工作，以及在缠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当下政治，经济，金融走势进行解构和推演。学校教务的联系方式也在文章尾部。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谢谢大家！

缠师从 2002 于今的网络作品总数约为 1848 篇，我们的整理难免挂一漏万，失误之处，还请谅解。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序）

倘无禅宗，曾以儒道为主之中华古文化，本不足道；倘无禅宗，中华古文明亦难至如今不可企及之高度。盖中华古文明、中华古文化，得禅宗而孤峰直上、傲然于世。宋明理学、心学，窃禅宗之残羹冷炙犹可蔚为大观，岂论禅宗哉！

达磨东来，只履西归。壁立千峰，拈花之旨于挑水担柴间逗漏；花开五叶，救世之心从名宗判教处显扬。玄沙云：“若论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结契卖与诸人了也，只有中心树子犹属老僧在。”穷诸玄辩，竭世枢机，若太虚一毫，似巨壑一滴。永明曰：“一夏与兄弟东语西话，看翠岩眉毛在么？”人人无始以来，东语西话、此生彼灭，且看眉毛在么？

世间、出世间一切学问、知识，无论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社会、信仰，诸如此类、三教九流、东圣西哲、神魔鬼怪，皆不出此“穷诸玄辩，竭世枢机”矣。徒叹一毫置太虚、一滴投巨壑者，大似无病呻吟，岂知太虚置一毫、巨壑投一滴，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哉！

千载以来，谈禅成缠，以学问、实践为禅者，古今多矣。焉知禅者，非学问即学问，非实践即实践，非知即知，非行即行，非心即心，非物即物乎？诸如学问、实践、知行、心物者，皆无端自缠自绑也！

盖禅宗，自云门、法眼以来，公案、话头诸法门大开，而宗门日益凋零。所谓各派宗师，自眼不明、盲传瞎练，禅于此而日益学问化、实践化、儒道化、政治化、神秘化，其败不足怪矣。倘以禅宗为儒道之文字学问、身心修炼，则其解可笑而可怜也。禅者，天地不能盖、古今不能载，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岂可画地自牢、徒困化城哉！

世之无禅，如人之无眼。人之无眼，犹可以耳舌鼻身意替之；世之无禅，则替无可替矣。然禅者，无得无失，吾非忧禅之无，忧世人之失眠而老婆心切固有此书矣。本书以最平实之角度、最深广之宽度，还禅宗之本来面目、呈中西文化最深层之交锋，析世间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社会等最全面之问题。此间，惟以见地、不以名闻，古今名哲、大德皆难逃检点，狮子、野狐，不辩而自辩也。

诗曰：

渺渺天涯渺渺秋，绮霞烟水自空流。谁怜西岭西风后，满地相思满地愁！  
满城风雨满城秋，一水横空天地流。独上孤峰倾百斗，披云啸尽古今愁。  
一番风雨一番秋，依旧青山枕碧流。溅血长虹贯天地，羲和鞭堕六龙愁。  
万古长空春复秋，一朝风月乍星流。乱峰深处斜阳下，木落花飞愁自愁。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一）

有这般汉，误认禅宗“不立文字”之旨，妄执离言，不知离言即言、言即离言，立而不立、言而无言；有这般汉，误认禅那、禅定、坐禅为禅，如磨砖求镜，可笑可怜；有这般汉，误认解脱是禅，不知可解脱者非解脱，真解脱者无解脱，无人缚尔，谁求解脱？有这般汉，误认上帝一类物事是禅，而禅者非生非灭，即生即灭，与上帝等臆测之物何干？有这般汉，误认佛境界为禅，不知佛魔一如、净污无二，非佛非魔、即佛即魔，踏破毗卢顶上行，天堂地狱任来往，谁佛谁境界？有这般汉，误认我是禅、心即佛，不知禅者非心非佛、即心即佛，我而非我、非我而我；有这般汉，误认无修无证为禅，而有修有证又何曾有修有证，修而无修、证而无证，禅者，非修即修、非证即证，本无可证、证无可本，又无修无证何为？有这般汉，误认任运自然为禅，而谁任谁运？无自非然、无然非自，非任非运、非自非然，任运非自然、自然非任运；有这般汉，误认一切皆空为禅，而一切即空、空即一切，一切皆空非空，空无可空、可空非空；有这般汉，误认平常心是禅，而何心不平常？心本无心、无心而心，平常非常、非常而常；有这般汉，误认禅者可参可入，而可参非参、可入非入，谁参谁入？

禅者，不废一法、不立一法、不剩一法、不欠一法，不有一法、不无一法。见禅者，不为禅；不见禅者，亦不为禅。何之为禅？禅即一切、一切即禅；何之非禅？禅非一切、一切非禅。如执明心见性为禅者，亦为大误也。可明非明、可见非见，无明本明、无见本见，明心见性也大似无病求药矣。达摩东来、幻海尘起，引得无头蝇儿逐此臭肉而喧哗大动。

诗曰：

曹源一滴曹源水，嵩岳千重嵩岳山。今古骷髅今古眼，乾坤声裂血斑斓。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

盖云门法眼以来，禅宗大盛而衰，今惟余算沙数宝食唾之辈矣。禅者，无古无今，即古即今，与释迦老汉、达摩老儿何干？惠能之辈，即如云门所说打杀喂狗，于禅何损？于惠能何损？五宗七派，即能笼天盖地、光耀千秋，于禅何增？于五宗七派何增？

有这般食唾汉，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禅宗宗旨。然无心可指、能指非心，无佛可成、能成非佛，何以妄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乎？教外宗门岂可妄生分别，禅宗典籍于大藏之内犹多，何以妄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乎？同异者，痴人之妄生分别矣。岂只教外宗门无别，三教九流、神魔鬼怪、正统异端、天堂地狱、正反善恶，于禅又何别、何同？

或言禅有所传承者，皆乱语胡言也。如迦叶因释迦拈花而有所得、达摩于惠可断臂而有所传，则释迦、迦叶、达摩、惠可，皆瞎眼鼠之辈矣。禅者，无传无得、复何传何得？倘实执“禅者，无传无得”，则乃作茧自缚、可笑可怜矣！

诗曰：

浮世多拙意，算计总失机。俯仰真亦假，浮沉是已非。真假全少义，是非皆多违。  
骑鹤赴扬州，逐鹿望京畿。鹤冲双翅折，鹿死几人归。春回杨柳青，冬至雨雪霏。  
碧水跨山去，白马过隙飞。谁心观日月，谁耳听嘲讥。万事元幻化，鹿鹤不可祈。  
陟彼南山石，南山何巍巍。靡迤林陵莽，阡陌麦苗肥。嵯峨藏异兽，陂陀步锦翠。  
高岩覆清阴，幽壑满白薇。天崩忽倾雨，惊云乱景晖。飙风折盘木，奔洪缺石圻。  
虬蛟舞金爪，驎突脱玉玑。山削千尺土，海泻万重围。山海穷迹处，月明星未稀。  
流光幻五彩，剑气拂霓衣。云间蔼蔼木，涧底郁郁菲。乾坤袖中笼，日月尘里微。  
驱马猎秋原，垂竿钓夏矶。偶作蜉蝣灭，时生龙虎威。澶漫无清浊，悠然续琴徽。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三）

有这般汉，妄将禅宗学问化，以可怜之分别心，立此规律、彼特点，造大诠释、总体系，终乃测海算沙之书蠹矣。如妄论“立处皆真”，则能立非立，所立皆非，立无可立，谁真谁假？如妄论“一切现成”，则现无可现，能成非成，一切成非，谁现谁成？如妄论“不二法门”，则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分别无二，谁分谁别？如妄论“不住一切”，则不住而住，住而不住，谁住一切，一切住谁？如妄论“了无所得”，则了无可了，得无所得，无得犹得，谁了谁得？如妄论“能所俱泯”，则能所能能、所能所所，能能所能、所所能所，谁能谁所，能谁所谁，泯而不泯、俱而非俱，能泯能俱、非所非能！

诗曰：

无生尽日欢，何来生死疑。有疑因患有，有患自缠丝。浮云万世名，粪土千年碑。  
此身更无寄，未住早已离。依依河边柳，呦呦林中麋。日日皆好日，时时作花时。  
潮起复潮落，月圆复月亏。世本无多事，何在有无为。莫窃尘上珠，莫恋法中奇。  
明珠岂属有，说无亦是痴。无有全不立，犹在鬼作思。坐看天地转，起看天地垂。  
雁行风过水，花落月临枝。法法皆无染，尘尘皆不遗。廓然泯凡圣，悠然入喜悲。  
生死凭一笑，净污两由之。死生众生恩，净污众生慈。空花演佛事，幻镜戏魔师。  
赴劫千身去，行难一愿随。阿鼻空未空，菩提期未期。琴歌自澹漫，莫向月中窥。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四）

除此学问化之臆测，实践化之妄行亦狮子虫所好之能事。且不论彼一味之枯坐，即此万里行脚又何曾移却半步？即此万劫不朽、万榭舍利，又与禅何干？知不知，行非行，知得行得犹是呆汉！

诸如儒道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知行之关系。如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先知后行、先行后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知外无行、行外无知，非知即知、非行即行，一犹非一、何合何一乎？

诸如哲学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心物之关系。如心一物二、心二物一，心物一如、心物二元，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心外无物、物外无心，非心即心、非物即物，非即即非、心物物心，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一不二，谁一谁二乎？

诸如宗教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解缚、圣凡、净污之关系。如神圣我凡、神解我缚、神我一如、神净我污，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我本非我、神本非神、圣本非圣、凡本非凡、一如非如、如一非一、因解成缚、因净成污、非因即因、非成即成、因成成因、谁因谁成乎？

诗曰：

人生是梦梦何如，雁落秋山月落湖。半辈常怀千岁怨，一生永处两分途。  
谁寻生又谁寻死，谁作主来谁作奴。谁到无门无走处，无门早入死人窟。  
谁为迷又谁为醒，谁是净来谁是污。谁有无得无证物，无得已使大树枯。  
死人窟里嚼大树，庄子梦中惹蝶哭。哭碎山秋湖下月，雁惊回望到天竺。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五）

夫禅，即一切非一切。禅者，即禅宗非禅宗。禅宗者，非禅宗，是名禅宗。执禅宗所谓历史而学问者，于禅宗无关，于禅亦无关矣。盖无关之于无关且犹多有相关者，禅宗之所谓历史，亦于此无关之相关而展开也。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达摩西来、花开五叶，是耶、非耶，知者自知，不必追究也无须追究。所谓如来禅、祖师禅之争讼，乃无事生非。纵会得祖师禅者，亦阶下汉也。若论诸如棒喝、公案、话头、机锋等，则大似无端作怪矣。

禅者，即迷非迷、即缠非缠，非悟即悟、非解即解。求解脱者无解脱、不求解脱者也无解脱，因解成缠、因悟成迷。所谓顿悟者，非顿悟，是名顿悟。所谓三关者，非三关，是名三关。佛法无多子、禅宗无多子、乾坤今古无多子，虽如此，此间事、犹需一一透脱。所谓透脱者，非透脱，是名透脱也。

诗曰：

可怜网中客，流转自颠错。四大谁为住，天地谁入鑊。形神空无有，何缚何所缚。  
缘生非一体，如幻相映烁。糊涂识物始，忧患起年弱。五蕴妄成织，形器终难托。  
尘念随境逐，三界帐寥廓。宿习随行消，福田莫令薄。盲龟苦海渡，孔木曷能获。  
浮华镜里梦，须臾已舟壑。贫子衣安在，明珠诚凿凿。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六）

错解之于禅，莫过于以禅为个体之身心修炼、修养，进而耍嘴皮、动笔头亦为禅矣。如此之禅，实乃无聊文人、有闲阶级之无聊把戏。以此所谓禅而招摇撞骗者，古今多矣。

盖禅为学问、学说，则乃最激进之革命、令一切统治者发抖之学问、学说。禅乃否定一切主义之主义，禅乃否定一切思想之思想，禅乃否定一切秩序之秩序，禅乃否定一切信仰之信仰，禅乃否定一切科学之科学。禅，否定一切，以及否定自身。盖禅，復乃肯定一切主义之主义，肯定一切思想之思想，肯定一切秩序之秩序，肯定一切信仰之信仰，肯定一切科学之科学。禅，肯定一切，以及肯定自身。

禅，非思想即思想，非主义即主义，非秩序即秩序，非信仰即信仰，非科学即科学。禅，非神秘主义之臆想。禅，丝毫不与耳闻眼见相背离。禅，无古无今、恒古恒今。禅，无关復相关于诸如种族、肤色、文化、思想、传统、道德、阶级者。禅，非人所独有，宇宙间古往今来一切众生，存在非存在、可见非可见，一切种类，无论高低、圣凡，皆与之无关而相关，一律平等无二矣。

诗曰：

乾坤处处净，何来污与秽。万物等无差，庸人自执爱。

莲舟空无有，什么都能载。识取衣中宝，莫被文字碍。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七）

世上一切之宗教、信仰，虽异而实同，即非我同类则魔则恶、不信我者则恶则魔，所谓顺者昌、逆者亡，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禅者，无我可我、无类可类，无非可非、无禅可禅，无佛可成、无魔可灭，一切同异、顺逆，一律平等。

盖所谓平等，无使之平等者，本来平等，又何须平等之。如平等者须平等之乃可平等，使之平等者必凌驾于上，非平等也。世上一切主张平等者，皆羊头狗肉之辈，实乃假所谓平等之名词妖言惑众、谋私求利也。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一律平等。若人鼓吹有一物一人一事可凌驾于余物余人余事者，其人不过贪嗔痴疑慢五毒猖獗，信其人其言者，则是贪嗔痴疑慢与之相应，闹剧一场。禅者，非神非圣、非上帝非主宰，非人之之人、非物之之物，非心非我、非佛非魔。

一切能平等者、所平等者，能之所之，皆因缘和合。禅者，非能非所、非因非缘。众生非因禅而平等，众生非因禅而成佛，说禅“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者，大误矣。若有佛可成，则有魔可成。可成佛，则可成魔。而本无佛可成，则也无魔可成可灭。天堂地狱，惟心所造。所谓轮回，实无所轮回而轮回也。

一切本来平等，固有世间一切不平等。若一切须平等而平等，则世间无所谓不平等。世间一切不平等，本无所据，皆惟心惟言所造，人以贪嗔痴疑慢而固之。世间一切不平等，惟以不平等去之，而所谓去，本无所去，皆不平等而不平等也。

盖世间之不平等，本无所据，因缘和合生之灭之，恒变不居。世间由此而学问、学说、信仰、宗教者，妄求以各自所谓平等、统一之理论、逻辑等结构解释世界、构造世界，皆捞空捉影、痴心妄想也。禅者，非世间非出世间。世界，本来平等。所谓本来，非本非来，是名本来。

诗曰：

三界迷尘侵海色，一星无语枕霄寒。狂虬折足惊滩堕，碧溅龙泉指上弹。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八）

较之平等，今人犹好论所谓自由。鼓吹自由之辈，如鼓吹所谓平等者，皆羊头狗肉、妖言惑众，进而谋私求利之辈也。自由者，自谁谁自、由谁谁由？无自，何由？有自，由何？如平等，能自由者非自由，所自由者亦非自由。自自非自，无自非由，何论自由？

然则，有欲以公理化之原则而立自由之公理化定义者。夫公理，本无所公，亦无所理，语言之霸权游戏也。究其源，即人之贪嗔痴疑慢共业矣。共业者，本无可据，毕竟空也。

禅者，非公非理。本无公理，固有此世间之公理。禅者，非空，固有此世间之毕竟空。执禅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者，大误也。空者，非空；非空，真空。世间之万事万物，本来清净，尘埃何处、何处尘埃？

缠者，本无能缠所缠，是名缠。如实有能缠所缠者，则世间无所谓缠者也。求出缠者，缠也；不求出缠者，亦缠也。缠之非缠，谁出谁入？能出能入、所出所入者，缠也。非缠而缠，实无出入。缠者，即自由也。

诗曰：

投壶巨海梦何频，一叶随波四主宾。河汉清空星散野，琉璃碧净宇无尘。

颠簸六道皆同病，辗转三途不二身。九五千戈七八巧，缘来执果更迷因。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九）

自由者，缠也。世间缠中出入妄求解脱者，不外乎四种途径：一者，求诸心外之物；二者，求诸物外之心；三者，于心物一如处摸索；四者，于非心非物间探求。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凡此四种，皆妄心执计，戏论也。

求诸心外之物者，以心映物，心乃物之功能。所谓格物致知，尽物之理而行，则心解脱也。由此，必先假设物之理存，而心能体物。所谓物之理者，实乃妄心执计也。有此物方有此物之理，吾辈能知之所谓宇宙之理，先因有此吾辈所在之宇宙矣。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发展亦已证明，脱离观察者之所谓物之理无意义也。吾辈所在之宇宙，实乃吾辈之共业所感，岂仅此唯一之宇宙哉！求诸心外之物者，实乃求诸吾辈所感之共业，相缠相续，幻戏也。

求诸物外之心者，臆想心可离物而解脱。而离物，心岂可存？或言不可离物者乃妄心，有一常住真心，无去无来、本来解脱、能为万物主者，真热昏之胡话也。此辈企求去妄存真，而不知妄之真妄、真之妄真，求真实妄、去妄无真。吾辈之心，物象之集也，此心本无寄，相缠相续，幻戏也。

于心物一如处摸索者，臆测所谓心物一元乃宇宙之真源，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穷心则尽理、尽理则了心，返本归源、一解百解、一了百了。此辈言论极为流行，现今所谓禅者，多有此般言论。而万法归一，一犹是生死之根源。所谓返本归源，本无所本、源而非源，能本能源者非本非源，相缠相续，幻戏也。

于非心非物间探求者，不立心物而立一非心非物之源，归依此而得解脱也。或曰上帝、或曰神、或曰真主、或曰真理、或曰解脱、或曰主宰、或曰大梵、或曰大道、或曰真空，如此种种、不可遍数。此辈者，实乃痴心狂想，妄计心物之非而立非心非物，不知非心即心、非物即物，不立而遍立，相缠相续，幻戏也。

所谓除此四种之外，别无它途者，禅也，离诸以上四种戏论矣。禅者，非途；别无而非无、无别而非别；禅者，非它非途，途它而非它、它途而非途。途者，道也；别无它途者，正道也；正道者，非道即道也；非道即道者，离四句绝百非也。

诗曰：

红尘醉入几围城，刹那悲欢化酒倾。岁月歌回心远大，乾坤影动眼空明。  
皆缘皆我皆同病，非妄非真非二名。东海藏身山走马，天台华顶作么生？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

道者，因世而有，离于世而言道者，臆测也；机者，因时而发，离于时而言机者，臆测也。世存而道有，时现而机发。假道而逃世、离时而投机者，痴人也。世不可逃、道无可假，机等得失、时一去来。世者、时者，心之共业也。道者、机者，共业之心也。

心者，业之集也。物象者，业之显发也。所谓阴阳者，离心而论阴阳，名言也。离心无所谓阴阳。阳者，业之显发也；阴者，业之藏隐也。一阴一阳，成此共业之心，即道也。道者，必依世而托时，道本无道，依托心之共业而道也。世所好论阴阳者，有句而无义，臆测也。

时者，非时，是名时。时者，非去来今也。去来今者，名言也，终不可得。机者，阴阳之易也。易而不易，不易而易，是为易也。机不离心，离心之机，不可得也。心不离机，离机之心，亦不可得也。

心者，毕竟空也；业者，毕竟空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是为空也。寻空守空者，痴人也。能空非空、所空非空，非空而空、非能非所。以禅为一切皆空者，大误矣！

诗曰：

秋深于水夕涨风，微蓝缥缈紫朦胧。千重影没乾坤幻，四起声浮今古空。

恍觉燃灯汰孤寂，犹迷举指扣圆通。天心处处明如昼，一点冰花溅火红。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一）

世间名言之学，好求所谓本原、本质，或一味否定本原、本质而无所依托、惟托空言。空言犹言、顽空岂空，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一切离诸当下现量之学，皆臆测之神学也。西洋科学，弃以太等臆测之物，直面可观察之现量，乃有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大发展。当下之现量，不离吾辈耳目鼻舌身意之所到。现代科学仪器之发展，实乃观察水平之提高，犹不离当下之现量矣。

业者，当下之现量，毕竟空也。业之所集，心者，毕竟空也。空而非空，心之共业而有此世界矣。吾辈所在之世界，乃吾辈共业之显发。业之流转、世界之变异，实无所转、实无所变，业之显发、藏隐也。显之非显、非显而显，藏之非藏、非藏而藏，阴阳而阳阴，阳阴而阴阳，即此今古乾坤也。

痴人所说心者，或一肉团之物、或脑内之意识、或意识之虚构。而心者，惟此业之所集也；肉团之物、脑内之意识、意识之虚构者，业之显发而有之物象，非心也。有而非有、集而非集，梦幻泡影也。梦幻泡影者，非假非真、即假即真。执之梦幻泡影而遁世者，痴人也。遁无所遁，梦幻泡影也。

诗曰：

风卷重云云逗雨，鲸翻恶浪浪腾天。蓬莱终化三杯土，阿鼻犹输九吊钱。  
无事商量非少劫，有情计较总多缘。茫茫欲海舟随系，一苇何曾到日边。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二）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吾者，非它，业之集，心也。吾者非吾，非吾而吾，心也；无吾则无集，无集则无心。常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者，实不知“吾，何之为吾；心，何之为心”也。

不知“吾，何之为吾；心，何之为心”之辈，古今多矣。执肉团之物、脑内之意识、意识之虚构等为吾为心者，古今多矣。常言道者、心者、物者、我者、造物者、上帝者、主宰者、真主者、神者、天者、一者、无极者、梵者、绝对精神者、存在者等，意识之虚构也。

当下者，只现量，非有一当下而当下也；现量者，只当下，非有一现量而现量也。世有所谓禅者，常言所谓“活在当下”，不知活即当下，岂有非当下之活哉！当下惟业、现量惟业，世界惟业、吾心惟业，毕竟空也。

痴人所说我者，六识也，第三重之幻影也。末那、阿赖耶，第七、第八识者，非学术之名言，惟证可知，非书蠹、痴人所能测也。八识皆幻，因幻而有。世间所谓禅者，未通唯识而论开悟，无有是处；世间所谓唯识论者，未开悟而通唯识，无有是处。

唐后，唯识于中国几于灭迹，此后之禅宗野狐横行。禅者，不违世间一法，岂违唯识哉！国人好简，不知简而实繁、繁而实简，唯识多名言而实非名言、现今所谓禅者废名言而实名言也。不透唯识者，无以论禅也；不透世间出世间一切法者，亦无以论禅也。

诗曰：

穹苍灼日血淋漓，雨碧风蓝撼地维。叠浪翻腾龙鼓促，群山踊跃鬼啼悲。  
尘涵万象今即古，法缚无言髓亦皮。天幕为书星作字，难寻片语属真知。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三）

空而求空、解而求解、净而求净，世间头上安头之辈，古今多矣。业不可消，毕竟空也；心不可求，毕竟空也。禅非无我，妄求无我之辈，我也。西方有所谓“认识自己”的箴言，犹是头上安头，认识本自己，认识何自己？而“我思故我在”者，若不视“我思”为证“我在”之名言或直观依据，实指“我思”从而“我在”，则犹较些子。

思而在而我，我而在而思，一阴一阳，皆业，毕竟空也。思，非只为通常之意识作用。思者，心之遍行也。末那、阿赖耶，犹思，痴人难测也。六识、末那、阿赖耶，皆“思而在而我，我而在而思”也。

我者，非我也。世人多执六识为我，而破六识为我者，犹执末那、阿赖耶为我也。执末那、阿赖耶为我者，非意识、名言作用，与生俱来、万劫难识也。世人大多惟知六识，末那、阿赖耶者，痴人多视为唯识论之名言安立，实不知末那、阿赖耶也。

古今所谓禅者，多在六识间打转。一念不生者，六识也；知主人公者，六识也；乾坤破碎、大地平沉者，六识也。古今所谓开悟者，六识中游戏而不自知者，多矣。习唯识者，多知末那、阿赖耶之名、性相，而实不知末那、阿赖耶，犹六识之游戏也。

六识外求末那、阿赖耶者，痴人也；六识内求末那、阿赖耶者，痴人也。痴而求、求而痴者，六识也。末那、阿赖耶者，非神非圣、非一非二、非上帝类意识臆测之物也。禅者，不实证末那、阿赖耶者，无有是处。实证末那、阿赖耶，此禅者之通途。通途者，非途而途，是名通途也。

诗曰：

石虎松虬浴日眠，苔痕深浅径蜿蜒。孤峰有雾皆图画，空谷无风自管弦。

照破山河光万叠，观成世界影三千。须弥顶没冰中火，劫海波随漏底船。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四）

常道，非关可道不可道，举世所无。常道非道、常行非行，惑乱之名言也。执常道而行之者，痴人也。世之妖人，言其道常，皆妖言也。世本无常、无常非常，执无常为常道者，痴人也。

乐，无可乐，举世皆苦。非以乐为苦，实无可乐。世间所谓乐者，贪嗔痴疑慢之业也，业业相缠，实苦也。世之妖人，言其道乐，皆妖言也。世本无乐，避苦趋乐者徒增其业，痴人也。

痴者，知病病知也。世之痴人，执一知而知，知知相缠，终病也。病非常、知本空，非知空而空矣。无知成知、无病成病、无痴成痴，世之人，多如此，良可悯也。犹有执不知者，以不知不病为究竟，沉顽空而不知，不知恶知、不病恶病，真痴人也。

痴人惧生死，不知生死非生死，皆业，毕竟空也。生，不生生；死，不死死。生死之流转，皆业，毕竟空也。生，犹不知生之不生，安知死之不死？死而知死、生而知生者，痴人也。

或言禅出生死，亦痴矣。生死，非出非入。世人好求不死，以不死而求出生死，不知不死真生死。不生死者，安能从容于生死？生死者，不生不灭也。

诗曰：

死亦幻时生亦幻，谁人事事竞相煎。法相犹舍甬非法，船楫应离况渡船。

黄卷千车终蔽眼，灵台一点不关缘。大唐境内无知识，明镜何曾景外悬。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五）

有这般汉，言苦乐皆幻、贪痴皆幻、生死皆幻，妄论无苦乐、贪痴、生死，执幻为幻、拨无因果，痴之大痴矣。幻，非幻，有诸苦乐、贪痴、生死。名言空谈之辈，执无苦乐而转诸苦乐，执无贪痴而沉诸贪痴，执无生死而流诸生死，执无执而执诸实执，痴之大痴矣。

苦乐、贪痴、生死者，毕竟空也，固有诸苦乐、贪痴、生死；若苦乐、贪痴、生死者，非毕竟空，则无诸苦乐、贪痴、生死也。苦乐、贪痴、生死者，不出而出、不入而入、不离而离、不转而转也。世间邪见，莫大于执幻为幻、拨无因果。此辈永沉生死苦海，邪见不消，岂有出离之日哉！

执幻为幻，执空为空之辈，实不知何之为幻、何之为空也。幻即真、空即有，非幻外显真、空外存有也；真即幻、有即空，非真外显幻、有外存空也。无苦乐者，苦乐也；无贪痴者，贪痴也；无生死者，生死也。离苦乐、贪痴、生死而欲了苦乐、贪痴、生死，无有是处。

目无一人、胸无一法，犹是大误；光涵万象、心涵万法，犹是生死岸头事。世间愚人虚构所谓造物主、上帝、真主、大梵、大道、无极、天、一、理、原理、规律、存在，诸如此类，欲依之而出生死，皆不出意识测度，贪嗔痴疑慢业识所显，相续相缠，徒添妄业而流转也。

诗曰：

五蕴元空有，百年终一尸。可怜红尘客，处处作蚕丝。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六）

业之随心，如影之随身。影，非有非无，依光而留影；业，非无非有，依缘而显业。光去而影灭、影实无所灭，光来而影生、影实无所生；缘去而业灭、业实无所灭，缘来而业生、业实无所生。所谓生灭，无所生灭，光来光去，缘去缘来矣。

无身，则无影，非关光也；无心，则无业，非关缘也。无影，则无影之生灭；无业，则无业之生灭。心，业之集也；身，业之显也；世界，业之共也。无业，则心之生灭、身之生灭、世界之生灭，皆无。

业者，毕竟空也，非关有无；心、身、世界，毕竟空也，非关有无。然则，执业之有无而空心灭智者，痴矣。有无者，非有而有、非无而无，皆业也。业之有、业之无者，业之缠也。相续相缠，有此心、身、世界矣。

缘来，业之显；缘去，业之藏。业，无所生灭，惟显藏也；业，无所显藏，毕竟空也。世人好测度此心、身、世界之本原，一耶？多耶？同耶？异耶？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显藏相续，来去相缠，有此世间所谓学问、理论之争讼、发展，皆戏论也。

业，非此心、身、世界之本原；空，非此心、身、世界之本原。本原者，意想之物，世人好测度之，本无所据。空而业之显藏，业之显藏而空，无所谓本原也。

诗曰：

循流执爱总无期，散发同尘一味痴。月涌群山沧海静，云浮孤岛断崖危。  
沙岩水屋凌风立，草马泥牛劈浪驰。北斗横斜南斗赤，银河泱泱响春澌。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七）

世之愚人，莫不执之两端：或执万有而不知万有即空，或执空为空不知空即万有。更有偷心不死者，窃莫执两端之名言而实不知其义，臆测两端不守则守中，不知中即两端，岂有离两端之中哉？究其两端者，犹业之流转所引之名言，岂论中者哉？世间名言，了无实义，皆贪嗔痴疑慢之业矣。守一、守中、守空者，皆痴人也。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不离六识妄想，了无实义，皆贪嗔痴疑慢之业矣。

六识，妄想也；末那、阿赖耶，犹妄想也。痴人沉于六识名言之幻戏而不知，莫论末那、阿赖耶无始以来之相续相缠矣。痴人不识末那、阿赖耶，或谓意识中我之概念即末那、宇宙之大我即阿赖耶，或谓“喜、怒、哀、乐之发”者即末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即阿赖耶，或谓执两端者即末那、不执两端之中之空者即阿赖耶，如此种种，皆世人之妄心测度，实不知末那、阿赖耶也。

执之两端、不执两端，唯心、唯物，存在、非存在，道、非道，仁、非仁，科学、迷信，无机、有机、神鬼圣凡，如此种种，皆不出六识之名言测度。末那、阿赖耶者，非六识之外、非离六识之外，非六识之内、非离六识之内，非六识之中、非离六识之中，非即六识、非离六识，寻之不得、弃之不失，非六识之名言可测度也。

古今所谓禅者，多好论所谓三关，皆不出六识之名言测度。三关者，非有非无，证之则无、不证则有，说有说无皆是两端之名言争讼。而不证末那、阿赖耶者，不可言初关也。末那、阿赖耶者，非六识之名言可测度；初关者，又岂六识之名言可测度哉？

诗曰：

清风逐袖似人闲，素影婆娑碧水湾。几处幽花添野趣，一春酥雨润天颜。

扬眉便是声前句，触目无非末后关。莫作禅思深处会，云生空际幻斑斓。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八）

人多愚痴，世多苦劫，故以迷度迷、谋私求利者，皆好言拯世救人之道，实乃贪嗔痴疑慢之业也。若有言凭其法、其理、其神等可拯世救人者，定知其人非私即痴而大妄语矣。若一人，当下一念即救度黄河沙世界之沙数世界内众生，犹不可作此等大妄语。救度者，实无所救度。能救所救、能度所度，皆幻戏，无可执也。

若有一法可拯世救人者，定知必生一法可乱世害人，相续相缠，幻戏也。禅者，宁万劫沉于火海而不生有一法可拯世救人之念。禅者，不救一人、自亦不救，实无能救所救也。古今所谓拯世救人者，皆行市易之法，凭此代价换彼利益，以迷度迷、谋私求利，徒添妄业矣。

世间，共业之幻戏，众生随缘生末净且丑而成此人间之悲欢离合、兴衰荣败矣。禅者，或菩萨低眉、或金刚怒目、或长剑倚天、或瑶琴伏案，或转斗移星、或餐霞枕石、或庙堂、或山野、或宝阁、或炼狱，无一不可而了知一切皆共业之幻戏，随缘救度一切众生而实无所救度。众生者，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者，本无生死、本自清静，本自解脱，若有所救，则众生救汝，而汝实无可救矣。

诗曰：

拜佛求禅只是贪，趋生远祸尽痴谈。醒迷困眼心诚窄，苦乐摇情酒更憨。  
空且应离其执有，一犹不立宁居三。惊风飘日云沙赤，浪涌千江入海蓝。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九）

世人之见惟六识，不出六识也，而六识犹不出业之缠矣。有这般汉，好论所谓历史之大视野，不知历史之大视野犹不出其六识，况业之缠乎？复有这般汉，好论欲于六识外求知求见之神秘主义，不知求知求见之神秘主义犹不出六识，况业之缠乎？非独于人，三界众生皆如是也，能见所见惟六识，莫能外于业之相续相缠矣。

天地，蚁蛭也，某纵能穷天尽地、任性自然，犹蚁蛭之蚁也。痴人以天地之无穷为至大者，不知无穷之天地犹业之缠，天地之无穷实为无穷之最小者也，而无穷者犹有无穷之次第，皆不出业之缠矣。德人康托尔集合论言及无穷之次第，且由空集可构造一切良序之集合，反之一切良序之集合皆可由空集构造而来，若以此言一切归空，则陋也，是犹不离业之缠矣。

夫心，业之集也。心者，八识也，眼、耳、舌、鼻、身、意、末那、阿赖耶矣。天地之于阿赖耶如一尘之于天地，古今之于阿赖耶如一瞬之于古今。痴人不识末那、阿赖耶，以一尘之天地、一瞬之古今为不可出之狱也，大似蚁以其蛭为无穷之天地而自困矣。然即如此透此一尘之天地、一瞬之古今，亦只略知芥子之纳于须弥，焉知须弥之纳于芥子乎？

诗曰：

河汉难容爪，浮沕自可栖。摧星搅日月，天地一团泥。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

有这般汉，以六识为缠而生出离心，妄求六识外一解脱处，此惟意之猜度，不离六识也，此辈真痴汉矣。以六识求出六识者，如将头觅头，不知六识本空，出无可出，入无可入，求出六识者惟六识之妄想，六识所识能识惟六识也，若欲于六识外求生六识者，此辈真痴汉矣。

六识如影，无身则无身之影，无光亦无影之现，而影实非光生亦非身生也，因缘和合矣！六识求出六识者，如以影求出影，可否？欲于六识外求生六识者，如于身、光求生影者，可否？世间之物理关系亦业之所显，所谓第一推动或主宰者，乃意之猜度也，六识亦如是，无第一推动或主宰者矣。

世之痴人认六识为我，所谓无我犹不出六识也，意之猜度而实不知何之为无我矣。所谓无我之精神者，犹是我也。无我者，眼、耳、舌、鼻、身、意、末那、阿赖耶无我也，本来无我，无须所谓教育、修炼而无我，非世人之无我犹意之妄想矣。本来无我者，无关于所谓精神境界，圣人无我、愚人亦无我，贪生怕死与视死如归者皆无我矣。世人所谓无我之说教，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羊头狗肉而行苟且之事矣。

诗曰：

乙夜灯花开甲宅，墓田丙舍正愁辛。丁年只恋黄金重，暮岁终知戊土亲。

欲本为情动天癸，己元是客幻空尘。壬儒墨士多相垢，庚续泉途尽作邻。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一）

夫世人之痴，不离颠倒妄想也，主客不辨、非我为我，妄认主人而造无间之业矣。世之为我者，诚非我也，六识之眼耳舌鼻身非我，意亦非我矣。即如现代科学之角度，眼耳舌鼻身意皆生理之过程，而所谓自我意识乃愚痴之妄执也，若无社会环境之共业，则断无如此之自我意识，世人之我、自我意识者，皆因缘和合之妄识妄见矣。

複有痴人，执六识非我之名言，于六识外求我者，谓之以灵魂、精神、阳神、阴神、魂魄、鬼、不死者、主宰、上帝、大梵、大道、无极、本心、本原、灵灵昭昭者等，诸如此类，皆意之妄测也，究其源，乃贪嗔痴疑慢之妄业所显，如盲修瞎练缘宿业而有所谓出神、灵魂出壳、见神见佛见魔见主之经验者，即触恶缘而不自知反以之为宝也，真痴人矣。

凡所有相，皆虚妄也。世人好论所谓眼见为实、亲身所历，不知身、眼之构造、功能、所见所历皆业之所显，何有实哉？禅者，非名言，亦非所谓实践，名言、实践乃业之所显，皆不离生死流转之无明妄业所缠矣。依缘可得，依缘可失，诚无所得失，业之藏显也。禅者，无修无证，非关名言、实践，即能“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绝待无对，犹担尸之痴汉、弄影之愚人也，如此好论虚言、实证之愚人痴汉，古今多矣。

夫禅，非关虚言，亦非关实证也。妖人惑世乱时，不外乎大言与异行。大言易识，异行难辩。若有此辈，万劫不灭、随意神足、一念可举黄河沙世界之沙数世界掷于虚空、置于指端，犹不离担尸、弄影矣。云门、法眼后，有这般痴汉，拈公案、行默照、看话头、斗机锋，以此为实修实证，世之愚人以讹为正、鱼目为珠，瞎人正眼、伤人慧命，良可悯矣。

诗曰：

袅袅烟归树，悠悠尘洗心。云间山月色，石上海潮音。

净土犹成缚，明珠不属寻。光流天黯淡，醒醉酒空斟。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二）

夫世间虚言，无外于执一为一。一，或道、或理、或易、或心、或物、或主、或空、或幻、或无极等，皆妄心分别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此模式矣。有这般狮子虫，云“万法归一，一即空而生万物”，实不知何之为空，以空为造物主之臆测物，诚可叹也。空，即假名即中道也。世人多以离两边之执中为中道，不知中道即空即假名矣。

断灭空者，意之妄想，以断灭空为能断灭空、所断灭空者，痴人也，依非“空无所有”之空性而断灭此断灭空者，以盲引盲而自不知矣。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岂缘起外有性空、性空外有缘起哉？复缘即起即性即空、缘非起非性非空，空即缘即起即性、空非缘非起非性，缘起、性空，即空即假名即中道也。

西方思维，好论所谓现象、本质，东方之儒道、易学、印度教、袄教、伊斯兰教等，何尝能脱此思维模式，五十步之于一百步而已。现象、本质，而有上帝之创世与救赎，印度教之归于大梵、儒道易之归于各自之道，纷争之面貌不同而模式不异也，狮子虫以愚人之见为见，胡言禅自老庄，三教无异、五教合一，出佛身血而不自知矣。

老庄之流，不离意之测度，岂知何之为禅？今老庄之书俱在，其中所见皆非正知正见，何以论禅乎？以老庄为禅，如理学、心学窃禅般，皮毛尚不得，惟显其陋矣。后有内丹一派，窃禅而论性命双修，反诬禅修性不修命，其终不知何之为性、何之为命，唾云自污之辈，何足道哉？儒学、易学、印度教、袄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亦不出妄心分别，贪嗔痴疑慢之业所显，不足道矣。

诗曰：

无酒饭无味，无诗酒无趣。吸尽千江水，何能说一句。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三）

世之愚人，以空为有、以有非有，不知空非空有、有非有空，五毒恶世、贪嗔痴疑慢不离大圆觉场，大魔王多为十地菩萨，以狭隘之识量猜度广大之境，观天之井蛙而已。復有痴人，以空非空、以有非有，妄测一非空非有、即有即空之神秘物，陷名言之泥潭而不自知。空、有、非空非有、即有即空，诸如此类，皆名言之猜度，了无实义。净污、解缚、善恶等亦复如是，世之痴人多于此间名言寻活计，徒添妄业，良可悯矣。

夫儒者犹道“乡原，德之贼”，禅者，岂能以巫卜惑世、不分泾渭而附和所谓三教同宗、五教归一之妖言哉？正知正见者犹应棒喝之，岂邪知邪见者可委曲而处之哉？“法尚应离，何况非法”，以禅为是非不分、正邪混淆者，乃恶知恶见矣。宁可门前草深三尺亦不可行贩卖如来之事，岂可执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之名言而市易乎？

云门、法眼以来，正知正见者难得，狮子虫猖獗，以一法不立之名言而行非法、邪法之事者，古今多矣。世之愚人以空为名言、本原、否定之功能等，不知如此见解实不脱意之妄测，而贪嗔痴疑慢之业岂是因意之念空可空？可空非空、能空非空，贪嗔痴疑慢之业不空，非能空、所空，是以空也，若贪嗔痴疑慢为空、能空、所空，则无可以空矣。妄业，如影随身，岂可以名言之空而逃之，世之执于虚言之辈，诚可戒之。

诗曰：

龙蛇混野鼠为魁，豕喙难盈处处灾。鸡后无猴枉血溅，羊前有犬不心开。  
嘶风代马悲蓬转，喘月吴牛恐日回。假虎欺天诚可恶，兔毫无墨尽成灰。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四）

世人之六识所及，自缚而自窄也，于六识外索求安心之法而有宗教，则痴矣。上帝、救世主、真主、天、道、梵等，乃六识外索求之名言安立，妄矣。痴人如浮萍，必寻一能依者而依之乃可安心。然心不可得，安心之法焉可得乎？宗教，不离妄心，乃名言之安立。名言即妄心，妄心即名言，名无可名、言无可言、妄无可妄、心无可心，幻化之空花也。

科学破宗教之痴，其功实大矣。科学，必依六识之所及，离诸六识，无所谓科学也。然科学以之自大，自执之而宗教化，则其祸亦大矣。科学之实质，不离六识之辩证。理论，六识之辩也；观察、实验，六识之证也，皆不离业之显矣。如此之世界而有如此之科学，如此即业之显也，如此非有一可如之此，此非此所以如此矣。

科学之难不外乎两种：其一，如此之世界如此之易，此间必假设一不易之可描述规律；其二，即其一之前提，必设如此之意可描述如此之世界，且此描述乃可重复验证之。其一之不易，非外于时也，时间可为其中之变量，而至少可寻一组可观察之变量而构成一不变之可描述关系。假易之不易、不易之可证而立，此实乃科学与宗教之同也，其皆源于我之妄执，科学之妄与宗教无异矣。

佛教、禅宗，非宗教、非科学也。佛教、禅者，非假易之不易、不易之可证而立。佛教、禅宗，即宗教、即科学也，尽宗教、科学之源而显宗教、科学之相矣。佛门广大，摄一切法门而无一法可立，不外一切众生之识量而无一人可救。禅宗，无门之门、无法之法，又岂外于佛门哉？

诗曰：

三脚骞驴两眼瞎，蹄蹄踏遍草千山。湖南长老湖南老，未识威音旦夕闲。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五）

世之痴人，无不于易而求不易，如湍流而求一苇，不知易而非易，非易不易，非乃易而不易也。易中求不易，不离意之妄测，或上帝、或救世主、或真主、或天、或道、或梵、或本体，诸如此类，一妄立、纷争起，世间宗教、信仰因异而致之浩劫者，古今多也。復有痴人，于群妄而齐异，欲一统而趋同，妄中生妄，何有了期？或有以一法不立为宗，不知道一法不立犹意之妄测矣。

狮子虫，披如来衣而出佛身血，或于易中求心、求空、求常、求净，皆不离我执妄想。等而下之者，妄言神通、鬼魅，贩卖如来而求世间之俗利，不知神通不离妄业，感而遂通而能感所感、能通所通皆妄也。復有痴人，以名言即言说书写，缚但有言说书写皆为虚妄之名言，执莫执名言之名言而陷虚妄泥潭，如此见解犹不及维特根斯坦等西人，实不知今古乾坤乃不出名言，而言说书写之虚妄非虚妄也，执虚为虚與执虚为实之辈皆愚矣。

不可言说，犹是言说，而言说又何曾言说？言说，非言说，是名言说。痴人以拈花微笑、竖指吹烛为非言说，于文字声音相之有无中寻活计，良可悯矣。古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好一堆烂柴。”有言无言又何异于此乎？一默常言，万言常默，于默言间执计，岂有了期哉！復有痴人，以机锋、转句为究竟，不知纵得机捷句圆，又有何交涉？机失句漏，又有何断离？云门、法眼以来，狮子虫伎俩百出，葛藤复生葛藤，良可叹矣。

凡所有相皆虚妄矣，如此乃可现一切相焉；反之，世间惟定相，何言虚妄乎？痴人妄心执计，于相之出入即离间寻活计，不知出而非出、入而非入、即而非即、离而非离，復有非出而出、非入而入、非即而即、非离而离，出入即离犹相也。出入即离一切相而无所出入即离，无所出入即离而有所出入即离一切相，成住坏灭一切相而无所成住坏灭，无所成住坏灭而成住坏灭一切相，是乃凡所有相皆虚妄矣。

诗曰：

九绝危岩横鸟道，一江东去两山分。长空雁过风行水，万里波涛万里云。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六）

破妄而显真者，非于妄外存一真也。妄内、妄外，皆妄，何分内外？破，实无所破，是为破；若有能破所破，则非妄矣。显，实无所显，是为显；若有能显所显，则非真矣。能所，非关有无、是非。非妄，非真也；非真，非妄也。若非妄即真、非真即妄，则不离有无、是非，何论能所？能所双忘犹是妄，于真、妄、即真即妄、非真非妄间寻活计之痴人，古今多矣。

復有痴人，立真妄一如，实乃不离名言之执计也。真，非真；妄，非妄。若真真妄妄，则真犹真妄、妄犹妄真，何真？何妄？真妄之一如，实妄矣。等而下之者，于真妄一如而立一本原，益痴矣。真，非真而真；妄，非妄而妄。真非非妄、妄非非真，真真妄妄犹真妄妄真，皆缠名言之网而不可拔也，此等痴人，古今多矣。

世之真妄，实不离六识之测度也。如盲人摸象、眇者说日，真无以为真，妄无以为妄，皆测度矣。眇而盲者，非真盲也；不眇而盲者，真盲也。纵三界自在、四智圆明、五蕴皆空、六通如意，犹不脱无始无明，尽盲矣。无明，不可逃、不可脱，能逃所逃、能脱所脱，皆无明也。世之痴汉，好论“无极而太极”，不知无极犹不脱无始无明，乃妄心之测度，尽盲矣。

八识，不离无始无明，以六识测度之，诚陋也；离六识、八识而求出无始无明者，益陋矣。无始无明，不可出；能出所出者，皆无始无明也。世有痴人，号灭尽无明、生智慧、了生死，则大妄语、真无明也。无明无可尽、智慧无可生、生死无可了，求尽、求生、求了者，贪嗔痴疑慢之业也，无始无明所缠矣。

诗曰：

何谁散发赴鸥盟，银汉无舟日夜横。  
月朗九天江海白，人游三界境尘明。  
析真辩假心元幻，惑彩迷光眼不盲。  
何省沧浪存滴水，残灰焦土问枯荣。

## 附录

缠论研习院是我们缠学同门根据所在地法律要求，以“正名，弘扬，传承”为宗旨，以传播缠论思想体系和投资理念为己任，将缠师宏大的世界观免费分享给缠论爱好者的推广研习组织。

免费缠论基础知识学习班是研习院将缠师宏大的世界观和广为流传的《教你炒股票 108 课》，通过如下学习大纲的形式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欢迎大家参加！

1. 缠论是什么？
2. 如何学习缠论？
3. 缠论是如何定义我们在人类发展走势中的当下位置

### 小测验（一）

4. 缠中说禅基本公理，原理，定律
5. 缠中说禅基本概念定义
6. 缠中说禅基本定理
7. 实战交易中，缠小白必须知道的缠师忠告

### 小测验（二）

8. 通过画图理解分型、笔、线段
9. 通过画图理解中枢、走势类型
10. 通过画图理解背驰和一二三买卖点
11. 通过画图解构单个走势终完美的过程

### 小测验（三）

12. 走势是如何生长的
13. 如何对走势的生长进行完全分类

### 小测验（四）

14. 缠中说禅的基本面
15. 缠中说禅的比价系统
16. 缠论的不测而测与完全应对

### 总测验

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做一个善良有担当的人，才能在学缠用缠之路上达到造诣，能够较快地控制人性中的“贪嗔痴慢疑”，否则容易被反噬。这是我们对报名参加学员的最基本要求。在缠论免费基础班报名等候期间，要求大家先自习我们的推荐书单，积极转发市场信息，阅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每天的走势讨论以及周末的视频复盘（严禁晒单）。一旦人数够了，可以迅速参加学习。上课是正规的学校上课模式，要求预习，回答课堂问题，做课后作业。不会因为免费降低双方的要求。最后，希望与大家共同开启一段新的学习之旅，并成为每个人人生的难忘经历。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缠论研习院的免费基础知识学习班，请联系我们的全职义工：

微信号：未央宫 WEIYANG2658789236      电子邮件：Zhicheng.Huang.1985@Gmail.com

微信号：JOY Carefree1568      电子邮件：Chenj5143@Gmail.com